



SHENGHUO
QIMENG

生活启蒙

国际安徒生奖获奖作家导读

张公善◎编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SHENGHUO
QIMENG

生活启蒙

国际安徒生奖获奖作家导读

张公善◎编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 芜湖 ·

责任编辑:潘 安 汪天颖

装帧设计:丁奕奕

责任校对:郭行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活启蒙:国际安徒生奖获奖作家导读/张公善编著.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1

ISBN 978-7-5676-1693-6

I. ①生… II. ①张… III. ①儿童文学—文学欣赏—世界—现代
IV. ①I10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77836 号

生活启蒙:国际安徒生奖获奖作家导读

张公善 编著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 189 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E-mail:asdcbsfxb@126.com

印 刷:安徽宣城海峰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965 mm × 1270 mm 1/32

印 张:10.75

字 数:250 千

书 号:ISBN 978-7-5676-1693-6

定 价:26.00 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序

人生最富有感受力的时期，莫过于心地清纯的幼年和少年时代。

小时候的一次出门远行，一个陌生客人的到访；严冬悬垂在屋檐下的冰溜子，盛夏停歇在青石板上的红蜻蜓；还有小河水面上波光粼粼的日辉，山洼树林里暗香浮动的风吟，无不是我们心灵里最深长最质朴最纯净的记忆。儿童们享受着阳光和雨露，有如春日的飞燕、夏日的鸣蝉。豆蔻年少时的心啊，那真的是丝丝清凉，坦坦荡荡。造物主将至真、至善、至美、至纯的快乐和情感毫不吝啬地赏赐给了童年！

长大步入社会后，我们时常迷失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人世间。酒精、尼古丁在身体里弥散，麻将、手机给双手戴上了镣铐，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我们往往会有意无意做些伤害“清净的自性”的事情，再也找不回那纯净持久的童年至乐了。

佛学中有“本我”这个术语，我觉得这个词触及了儿童文学的内核。若论及儿童文学对儿童和成人的意义，我们只需要好好内省透视一下这个“本我”就好。“本我”去哪里找呢？禅定固然是高深莫测的方法之一；但对我们世俗大众来说，却另有一个方便的法门可循——那就是阅读经典的儿童文学著作。若常有真善美的



那道圣洁的光芒照彻我们的内心，我们自然会反观灵魂当下的处境。

我们不难发现：真善美更多隐藏在大自然里，需要明眸善睐的双眼、敏于觉察的心灵来发现它们。我在翻译奥地利女作家克里斯蒂娜·涅斯特林格的《矮个子先生》时，感受最深的还是原著中描写日落景象和高山景观的那几段优美的德文。黄昏时分紫罗兰色的天空、壮丽的日落、不停变换的大自然的光与影，让人流连忘返。译者的心也紧随小说中那些徜徉于大自然之中的角色们，一起置身于高山草场上的各种植物、砾石和小径之间，品味那些对大自然细致而精彩的白描，油然而生的是一种对身外世界的向往，以及对澄澈的心灵世界的追寻之情。这何尝不是儿童文学作品不可思议的艺术感染力的体现呢？

经典儿童文学能让迷失的现代人很好地发现“本我”，拥抱“本我”，让人返璞归真，体味纯净的心灵之乐。儿童文学是南极千里冰封的世界，是西伯利亚郁郁苍苍的大森林，它又是丽日下绽放的一朵小花，是暗夜寂寥的一颗星星……儿童文学是一个神奇而自足的世界，它独特的创作空间和艺术魅力是不可替代的。新中国成立后本土作家对儿童文学的创作自然功不可没，但置身于世界儿童文学的大花园后，青少年读者以及儿童文学作家们，将会发现一个更广阔更多彩的世界。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良师益友张公善兄，他对荣获国际安徒生奖的作家及其作品做了精心的梳理、点评和推介工作。他的确是一个非常用心的人！我相信他精心编撰的这本导读书，会让读者朋友对儿童文学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对“看什么、怎么看”有更准确的把握。此外，对那些研究国际安徒生奖以及获奖作品的专家

们来说,这本导读无疑会成为他们的一份珍贵资料。

噫嘻,耕耘于儿童文学园地,善莫大焉!是以为序。

赵建军

2014 年国庆节,笔于上海洋文居

赵建军,男,1972 年生于安徽岳西县,独立翻译人,精通英、日、德语,已出版译著百万余字,主要有:日文译著《爆漫王。》,德文译著《矮个子先生》《给妈妈找男朋友》,英文译著《父女之间 88 个精彩活动》《拿破仑兵败俄罗斯之谜》《一个巴西皇帝的谜题》等即将出版。



前言

国际安徒生奖由国际少年儿童读物联盟(IBBY)于1956年设立,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赞助,是当今全球最有影响的儿童文学奖。最初只授予在世的作家,从1965年起,也授予优秀的插图画家。每两年评选一次,奖励世界范围内优秀的儿童图书作家和插图画家。获奖者被授予一枚金质奖章和一张奖状。国际安徒生奖可谓儿童文学界的最高荣誉,被誉为“小诺贝尔文学奖”。

本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导读书。我们希望8~80岁的人都可以从中获益。它旨在向儿童及其家长推荐国际安徒生奖获奖作家。全书按照年代顺序全面介绍1956—2014年共计31位获奖作家的生平及其代表作品,具体分为三个板块:“生活掠影”,关注获奖作家文学背景和生活故事,含蕴写作经验和生活智慧;“作品赏析”,具体赏析获奖作家一到两部最具影响的代表作;“书影微评”,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摘录获奖作家、作品评论的精彩片段,二是笔者的原创短评。此外,引言和结语重新审视了儿童文学阅读的意义,以及大数据时代对传统儿童文学观念的挑战。

本书主导理念:

生活性:密切联系生活,关注生活中的种种问题。

思想性:提炼作品中的生活智慧和人生哲理。

故事性:三言两语讲述原著故事情节,辅助解读。



可读性:注意表达的流畅,有一定文采。

拓展性:适当联想和纵横拓展,使文章精致又丰满。

本书适合人群:

不知道如何解读一篇作品思想主题的人,尤其是中学生,本书可作为他们的写作参考书。

对儿童文学不太了解,低估儿童文学意义的人,尤其是中小学生的家长们。

渴望了解自我、认识社会的少年儿童们。

深陷各种困境想得到思想启示和鼓舞的成人們。

所有关心儿童成长、热爱和关注儿童文学的人。

引言 重新审视儿童文学 阅读的意义

长期以来,我们很多人可能对儿童文学都存在误读或误解的倾向。这可以从以下现象显示出来:一是流行的大学文学史教科书,比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尤其是当代文学史),我们很少看到对儿童文学的集中介绍。后果是中文系学生往往对儿童文学知之甚少(那些有儿童文学专业的大学除外)。二是家长对儿童文学的关注随着孩子的长大而越来越淡漠。大概从孩子抓周开始,重视教育的家长们普遍会关注亲子阅读,尤其是对“三大童话”(《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一千零一夜》)和经典绘本情有独钟。孩子上小学后,一部分家长开始关注孩子的学习,各种辅导班又占据了一些本来可以进行课外阅读的时间。中学后,又有一部分家长的目光离开儿童文学的图书市场,尤其是高中阶段,逐渐进入高考临战状态,很多家长根本不允许孩子多看课外书。因此,儿童文学主要消费群体其实是小学生及学龄前儿童。三是成人很少主动阅读儿童文学。很多成人只是在生儿育女之时才开始接触儿童文学。此外儿童文学的市场也混乱不堪,学生跟风阅读,家长过多依赖媒体宣传,如此等等,都值得反思。上述种种现象所暴露出来的问题,都与人们对儿童文学的理解以及儿童文学阅读的意义密切相关。





一、追本溯源：何为儿童文学

在一个不把儿童当作儿童看的社会和时代，谈论儿童文学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关于儿童文学何时诞生，无论中外都是从关注“儿童的发现”开始。也就是说，中外学术界都认为儿童文学是伴随着“儿童的发现”而出现的。所谓“儿童的发现”，是说在人类历史上，儿童真正作为儿童身份被人类认可，人类意识到儿童是独立的个人，具有与成人不同的生理状态及精神现象^①。

（一）儿童的被发现以及儿童文学的诞生

我们先来看看儿童在西方的被发现。儿童身份的独特性之所以被发现，实际上与“个人主义”的崛起密切相关。14—16 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倡导人性解放和个性自由，逐渐摧毁了宗教的统治地位。由此，个体及其日常世俗生活越来越受到重视。儿童的受重视又与核心家庭的出现密切相连。据阿利埃斯考证，中世纪欧洲没有现代人所理解的童年概念。人类历史上，在文艺复兴以前，每个人从属于一种血缘关系，不能完全独立于家庭之外。人们对孩子的态度还相当淡漠，孩子只被看成是家庭的后裔。文艺复兴时期，随着个人的凸显，个人与家庭的矛盾逐渐尖锐，结果是“家庭中心观念的淡化，个人力量得以加强”。同时，一种新的身体观念出现了，即“身体被看成是个人的所有物，而不是家庭的”。一旦意识到身体是个体自己的，个体知道它迟早会消亡，所以就想方设法在孩子身上延续下去。总之，这种新的身体观是个人意识脱离家族的表现，同时也说明了为什么孩子能渐渐在父母的心目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现代核心家庭开始在 15 世纪的欧洲出

^① 蒋风. 外国儿童文学教程[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60.



现。儿童的养育问题随之越来越受到重视^①。

此后,两位哲学家的著述对儿童的发现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位是英国哲学家洛克。1693年洛克出版《关于教育的一些想法》,旨在说明如何将幼童训练成一个“道德人”。此书在18世纪影响巨大。另一位哲学家卢梭在1757年创作哲理小说《爱弥儿》,副标题是“论教育”,在此书中,卢梭把除了《鲁滨孙漂流记》以外的书籍统统排斥在儿童读物之外。他提出以自由发挥来对抗机械教育,以天性来对抗虚假的理论。与“道德人”不同,卢梭希望采用分年龄段教育将孩童培育成一个“自然人”。《爱弥儿》是世界文学中第一部赋予儿童主人公独立性的小说。卢梭认为:“在万物的秩序中,人类有它的地位;在人生的秩序中,童年有它的地位:应当把成人看做成人,把孩子看做孩子。”^②从此,儿童作为独特的个体,走上了人类的历史舞台。儿童再也不像中世纪那样被冷落,反而越来越被热情地关注。同时,成人也开始将他们自己的观念灌输给孩子。这是幸,还是不幸呢?如今看来,恐怕莫衷一是。

西方儿童文学的诞生是与儿童的被发现同时进行的。至于何时诞生,两种流行说法值得重视。法国的保罗·阿扎尔把夏尔·佩罗看作“为儿童书写的第一人”,佩罗在1697年出版《过去的那些故事和童话,附有道德内容》^③。诺德曼则认为最早儿童文学是18世纪40年代早期英国的约翰·纽伯瑞出版的书^④。这两种

① 阿利埃斯,杜比.私人生活史Ⅲ:激情[M].杨家勤,等译.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8:271-285.

② 蒋风.外国儿童文学教程[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46.

③ 阿扎尔.书,儿童与成人[M].梅思繁,译.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4:10.

④ 诺德曼,雷默.儿童文学的乐趣[M].陈中美,译.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08:129.



观点主要着眼于专门为儿童写的书。其实在此期间,一些本来为成人写的书,却被儿童所热爱,比如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上卷 1605 年出版,下卷 1615 年出版),班扬的《天路历程》(第一部分 1678 年出版),此外还有笛福 1719 年出版的《鲁滨孙漂流记》,斯威夫特 1726 年出版的《格列佛游记》。这些当时为成人书写后来却抢占儿童阅读市场的书,究竟是不是儿童文学呢?这里似乎有个矛盾。如果认可它们是儿童文学,那么儿童文学的诞生可以提前到 1605 年。如果不认可其为儿童文学,那么我们又无法否认一个事实:现在这些书都被纳入儿童文学作品的领地了,而且频频出现在与儿童文学相关的著作中。这其实暴露了一对影响深远的矛盾:成人与儿童。儿童文学自始至终都被束缚于这一矛盾当中。人们普遍认为儿童与成人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所以就有了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但如果我们考虑到他们都是人,那么就应该接受一个推论:为成人写的作品会有儿童喜欢,为儿童写的作品也会有成人喜欢。

接下来我们看看中国“儿童的发现”。这里不同学者间存在分歧。Anne Behnke Kinney 编辑的英文论文集《中国的童年观》是第一部梳理和研究中国古代到现代不同领域有关儿童和童年观念的著作。Anne Behnke Kinney 本人写作的《早期中国的儿童及青年书写》认为,汉代是中国历史上“儿童的发现”的一个重要时期。此外,还有熊秉真英文专著《慈航:帝国晚期的儿童和童年》,白莉民英文专著《捏个好孩子:帝国晚期的中国儿童与他们的读本》,等等。这些著作集中于历史考察,在所有这些研究里,儿童的发现似乎都更早于中国的近现代^①。然而,上述这些英文专著尚未真

^① 徐兰君,琼斯. 儿童的发现:现代中国文学及文化中的儿童问题[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6-8.



正引起中国大陆学者重视。试想,如果我们赞同上述“儿童的发现”时期,那么我们现在的儿童文学史就应当重写了。实际上,中国古代那些为教育孩子所写的教科书比如《三字经》《弟子规》等,早已受到一些外国学者的重视,他们认为这些书“正是现代儿童文学的雏形”^①。正如中世纪存在儿童文学这一观念不被广泛认可一样,中国古代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的说法也不被认同。目前中国的儿童文学界主要还是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起点来论述儿童的发现以及儿童文学的诞生。

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中国不仅带来了“科学”和“民主”的观念,而且作为一次人的解放运动,它还带来了人的觉醒意识,尤其是关于妇女和儿童的觉醒意识。中国儿童文学与理论的出现当时就是与儿童问题密切相联,甚至关系到国民改造,正如郭沫若所云:“儿童文学的提倡对于我国社会和国民,最是起死回春的特效药,不独职司儿童教育者所当注意,举凡一切文化运动家都应当别具只眼以相看待。今天的儿童便为明天的国民。”^②在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儿童中心主义”教育观念的影响下,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了儿童文学理论的探索和创建。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者非周作人莫属。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要点有:儿童文学以儿童为本位,不能沦为政治的附庸;儿童文学的创作者是那些保有“赤子之心”的人;儿童文学作为“正当的文学教育”其作用只在于满足、培养、指导儿童读者本能的兴趣和趣味,而且能唤起新的兴

^① 诺德曼,雷默. 儿童文学的乐趣[M]. 陈中美,译.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08: 127.

^② 方卫平. 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发展史[M].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07:120.

趣与趣味;最上乘最有趣的儿童文学是那些“无意思之意思的作品”^{①②}。总体上看,周作人并不重视儿童文学中拙劣的“教训”与“寓意”,相比之下,同时代的郑振铎的儿童文学观则非常重视教育功能。他认为儿童文学与普通文学很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儿童文学是“工具主义”的,儿童文学必须含有“道德训条”;同时他也关注儿童的趣味和嗜好,认为教授儿童文学时不能灌输式地明白说出其中的道德训条,而应“使故事自己去教训儿童”^③。

周作人和郑振铎的儿童文学观可以作为五四时期儿童文学观的两极。那个时代的人普遍对儿童本身的独特性倍加关注,有的人如周作人更重视培育儿童的情趣,而有的人像郑振铎则强调对儿童实施思想教育。而让人痛心的是,中国后来的儿童文学的发展,周作人这一脉被大大冷落,而郑振铎、郭沫若这一脉则被发扬光大。先是1949年前后陈伯吹、贺宜、鲁兵等,在他们眼里,儿童文学其实是教育儿童的文学。新时期以来,这种“教育工具论”虽然有所改观,却以另一种面目出现,即曹文轩为代表的“儿童文学承担着塑造未来民族性格的天职”论^④。某种意义上,这种观点是郭沫若塑造国民论的历史回声,更与曹丕“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遥相呼应。但我们不能不说,它有些大而无当,过于夸大儿童文学的作用,其弊端是很可能让儿童文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传声筒,让儿童文学的文学性受制于民族性、政治性。要知道,“儿童们的书籍维系着人们对祖国民族的情感,但它们也同时给予了孩子属于人类的情感”,“每一个国度在给予的同时也在收获

① 方卫平. 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发展史[M].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07:181-183.

② 刘绪源. 中国儿童文学史略(一九一六—一九七七)[M].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24-27.

③ 方卫平. 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发展史[M].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07:187.

④ 王泉根. 中国新时期儿童文学研究[M]. 石家庄: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4:4-9.

着。在无数的交换中,在人生最初的印象里,诞生了一个世界性的儿童共和国”^①。然而上述“塑造未来民族性格”的儿童文学天职论却很可能导致中国儿童文学固步自封,不能很好地敞开胸怀,吸纳全世界儿童文学的营养。

(二) 儿童文学的特征

如果着眼于上述中外儿童文学的发生史,我们可以发现儿童文学不同于其他文学的重要特征至少有三个:教育性、趣味性和儿童性。这倒不是说这三点是儿童文学所固有而其他文学所缺乏,而只是说它们在儿童文学中格外突出。

从儿童文学的内容着眼,教育性是其最大特征。儿童文学的教育性在诞生之初就被刻上深深的烙印。“儿童文学永远无法逃脱‘说教的冲动’。”^②现在谁要想颠覆儿童文学的教育性都可能不得人心。问题是教育什么(教育内容)?教育谁(教育对象)?怎么教育(教育手段)?在这些方面我们可以有所探索。

关于教育的内容,我们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强势意识形态所宣扬的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往往具有很强的时代性、民族性和政治性。以这类教育内容为主的儿童文学往往沦为教育的工具,已为越来越多的儿童文学工作者所不齿。二是人类文明进程中所积累起来的普遍的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诸如真、善、美、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这类普适性的价值观念曾经因为其普遍性、抽象性而受到过批判,但是人们在当今这样一个越来越全球化的时代里生存,这些放之四海皆可行的观念,可能是每个人的一种必备的思想存储。它们超越阶级,超越种族,超越时空,具有顽强的生

① 阿扎尔.书,儿童与成人[M].梅思繁,译.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4:182.

② 亨特.理解儿童文学[M].郭建玲,周慧玲,代冬梅,译.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10:44.

命力,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从中获取信心和力量。三是与如何过好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活教育”内容,它主要关注个体生活过程中一系列问题,诸如生死、爱情、工作、栖居、欲望等,以及个体与他者、与自然、与社会等等之间的关系。叶圣陶的教育小说,陶行知写的一些短诗都可以归为此类。上述三类都是儿童文学中最为常见的教育内容,每一类都不可或缺。

关于教育谁的问题,历来以儿童为本位,即教育儿童。这是无可非议的。儿童与成人相比最为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缺乏经验,所以成人对儿童应该承担两个义务:一是保护他们,二是教育他们。正是这些义务导致了儿童文学的发展^①。然而正是这种儿童本位的教育观念,使成人往往居高临下,把儿童当作一张白纸,肆意妄为地以一己之见横加涂抹。关于成人对儿童的一系列的普遍假设,以及因此而造成对儿童文学的强势霸权,诺德曼、雷默在《儿童文学的乐趣》中有过精彩的论述,此处不再赘述。我只想强调一点:儿童文学天然与成人密不可分,儿童文学也应当进入成人阅读视野,而且势在必行。目前儿童文学绝大多数由成人所写,而且在儿童不识字的情况下都是父母和孩子一起阅读。况且童年(童心)也并非儿童专有,童年(童心)也曾经属于成人,现在也可能还会在成人身上保留着。鉴于此,我倾向于认为儿童和成人这样的概念不仅仅是以年龄大小来对人进行分类,它们还可以用来象征一种生命的存在样式,即“儿童”可以作为一种天真的诗意存在,而“成人”则是一种功利的现实存在。如果这样,我们就取消了成人与儿童的二元对立性。成人可以如儿童一般,儿童也可以像成人一样。实际上如果我们重视波兹曼所谓童年已经消逝的观点,

^① 诺德曼,雷默. 儿童文学的乐趣[M]. 陈中美,译.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08: 154-155.

那么就更应该强调一种生命的童真存在了。这也意味儿童文学也可能潜在地给成人以思想启迪和自我教育。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前后,张圣瑜就把儿童文学所展示的儿童境界看成是一种人生至境,会给成人读者以精神慰藉,他在《儿童文学研究》中指出:成人赖有潜在之一点童心,感受儿童文学之暗示,消释不少暴厉之气,惨酷之事,烦闷之心^①。

关于怎么教育的问题,现在大家的共识是儿童文学的教育性理应是潜在的,而不是赤裸裸的说教和灌输。要让孩子在阅读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感受到其中的真、善、美。在一个应试教育仍然为主流的社会里,饱经老师及父母劈天盖地教导(教训)的孩子们,绝不会再喜欢那些板着脸孔说教类的儿童文学作品。所以教育性一定要依赖于儿童文学的艺术性。这就牵涉儿童文学的另一特点:趣味性。

儿童文学艺术性的起点和落脚点都应是趣味性,即它能给读者带来很多乐趣。诺德曼、雷默认为“乐趣很重要,是关于文学最重要的事情”^②。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把乐趣作为儿童文学所特有的,而是认为乐趣是所有文学最重要的东西,因为他们研究的是儿童文学,所以就写了《儿童文学的乐趣》一书。他们消解了乐趣和思考的对立性,将思考本身也当作一种乐趣。又结合罗兰·巴特“快乐之文本”和“快感之文本”的区分,进而列举出 22 个文学乐趣^③。在此,他们可能有夸大乐趣之嫌。就我们日常生活经验来看,尽管乐趣之中有思考的因素,但乐趣本身毫无疑问是偏重于

① 方卫平. 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发展史[M].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07:255.

② 诺德曼,雷默. 儿童文学的乐趣[M]. 陈中美,译.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08:33.

③ 诺德曼,雷默. 儿童文学的乐趣[M]. 陈中美,译.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08:36-38.